

现代诗坛

随笔

诗歌图书馆

王东东 诗

我感到不适……
胸前压着一块磐石
光洁无比，顶端
没入了云雾

胳膊刺痛，压痕累累
我用力翻了翻身
磐石，忽然倒塌
凑近了看，原来是
一段虚无的铭文
隐现在草丛里

诗产生自不安。诗是
我的疾病，犹如
从药单推测病人的
症状。我吓了你一跳吗？
在我的病历上写着——
曾同一朵云同寝
被其无故压伤
——我要为我松散的新诗辩护？
所谓自由，就是
与一朵云同寝，被其无故压伤

图书馆

一种声音，从野兽的头颈发出
弥漫了空间，吹入我的神经。
这是即将捕食的恐吓的声音？
还是出于交合，欢乐的声音？

今晚，它从书本的镇压中逃脱，
还是由无数作者的幽灵放出？
那些正在放牧的幽灵，放牧着幽灵，
在灯光下，在这黑暗的野兽体内相逐。

它的身影无比轻松地跨越书架，
在角落憩息。灰尘加重它的鼻息。
它慢慢靠近我的脑后，无论怎样
都出于天意，白纸上看不见血色。

一条鲨鱼爬动，消失在书页。
也许——我是否敢说——是我
撑开了那片天地：野兽的上颌与下颌？
我惊惶抬头，上下四方，除了空气

无非是书，书架，书架，书。
我的一点爱，一点恨都影响重大。
怎能不慎重：一种偏好让书架散架，
那是重力也没有做到的倾颓……

出游

我们的心情，就像途中的浸水桥
经过抑制后慢下来。反而提醒
我们在爬山时会遇到野猪
受伤的野兽诸如此类。遇到鹰在岩石上
晾晒甜蜜的腐尸，过冬的腊肉；我磕磕绊绊
走出灌木丛危险的签名：我停留在根部，
但你嬉笑着，采摘了我心灵的浆果，遂我所愿。

重又在上游变得欢快。
在山洞变成小雨。
在巨石下
泥土的阴影里变成刺猬。
在水潭里变成乌龟。
我站在巨石上照相。
压弯了野草，在羊肠小道
我怀念那条蛇，祝福我，在夕阳里起舞，
刮起了风……

书架

《画家物语》

翟维纳

他们有的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代表，例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他们有的为新中国美术创作了典型的绘画标志，如钱松喈、关山月、石鲁、黄胄；他们有的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以刀为笔刻下了战斗的青春，例如古元、彦涵、李桦、刘岷；他们有的留学海外甚至漂泊终生，如常玉、庞薰琹、潘玉良、赵无极等；他们有的人生坎坷大器晚成，如陈子庄、陶博吾、王愷山、张朋……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奇，已经成了一个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篇章。写在这里的，不是关于他们一生的传奇和艺术贡献，而只是从一个角度关照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从某一个人生的“节点”触摸他们一生转折的命运。这种命运的转折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是时代塑造了他们，也是时代改造了他们。

引题

在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上，有一片隆起地带，被称为世界屋脊；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有一片独特的大美境地，叫“大羌塘”，藏语为“北方的空地”之意。

上世纪末，一部反盗猎影片《可可西里》引起轰动，这里被人们统称为可可西里。这里平均海拔4700多米，缺氧达60%，气候无常，瞬息万变，寒冷，干旱，多风，没有无霜期，没有四季之分，仅有冷暖之别，是人类拒之门外的“无人区”。然而，这里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是旷世绝景的集结地。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白唇鹿、棕熊、雪豹、盘羊等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沙丘，在这里波澜壮阔地铺展开来。

2012年10月，12名当代骑士，驾驶着4辆“坦途”战骑，驶进这片人类的禁区……

高原的诱惑

其实，作为把上路当作生活常态的我，出发并不陌生。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心情还是平静不下。

这次进藏，非同小可，已经不是通常意义的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滇藏线，而是驶上世界屋脊的屋脊。中国最大的无人区有4个，除了我曾去过的死亡之海罗布泊，另外3个地球上最高海拔的无人区，将一网打尽。它们的名字是：阿尔金山、可可西里、羌塘草原。囊括了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的三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地球上最密集、最大、最高、最美的连成一片的湖区，是世界上独有的超级无人荒原，将驰骋在地球上最透

打破十面“霾伏”

宋子牛

雾霾的话题也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他在“两会”的小组会上与代表们交流时说，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道，小时候在北京沙尘也很大，得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习近平风趣的一席话，说得全场大笑。他接着说，老问题解决了，还有新问题，其实新老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时存在。

是啊，大的“PM250”都能解决，小得多的“PM2.5”也一定能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嘛。但这的确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转变观念。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针对备受关注的雾霾，在“两会”提的议案中说，雾霾的话题已经谈了六七年，但当时没有那么严重。他认为治理雾霾最重要的不是办法，而是观念。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今天，到底是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他建议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将对城市雾霾处理效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如果雾霾有所控制，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即使GDP没有多少增长，也是得人心、爱民亲民、以人为本的好领导。不知钟院士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能否唤醒片面追求GDP而罔顾一切的人？

弥天的雾霾，再次给人们敲起了警钟，同时也看到了保护生态、构筑绿色文

明的紧迫性。民众有期盼，专家有建言，高层在垂注，相信肆虐的雾霾一定有望解决。治“霾”虽然刻不容缓，但又确实急不得，既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一项系统化、全局性的接力工程，需要群策群力，除污减排，综合治理，才能克奏肤功。除了领导认识、加大力度、根治源头外，作为公民的我们也责无旁贷，要从自身做起，倡导低碳生活、绿色出行，更多地植树造林，增强环保意识，改善生存环境。要明白，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河南农民工歌手王旭和搭档曾把汪峰的代表作《春天里》唱上了央视春晚；如果在“两会”提的议案中说，雾霾的话题已经谈了六七年，但当时没有那么严重。他认为治理雾霾最重要的不是办法，而是观念。就是当经济发展到今天，到底是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他建议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将对城市雾霾处理效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如果雾霾有所控制，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即使GDP没有多少增长，也是得人心、爱民亲民、以人为本的好领导。不知钟院士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能否唤醒片面追求GDP而罔顾一切的人？

弥天的雾霾，再次给人们敲起了警钟，同时也看到了保护生态、构筑绿色文



春风又绿江南岸(国画) 詹清昌

眼睛

格调的符号

阮直

我不太喜欢聚堆，因为我是没有格调符号的粗人，特别是文化圈内无主题沙龙性质的聚会，更让我如坐针毡，真的怕被朋友拉着入伙，不是我讨厌人家，我是怕人家烦我。

聚会都是以社团一员的符号与人交流的，比如官员、企业家、法官、诗人、学者，这些社会符号赋予了人的角色与定位，决定着你在本次聚会中的位置与等级，虽说没人替你排队，但每个人都在心中排好了你的位置，而且排得井井有条。

我当然不嫉妒人家的权力与名望，我也从没在这些人的面前有过自卑，让我尴尬的不过是这些社会名流的格调处处让我手足无措。吃西餐的规矩，别人都告诉我十遍了，我还是没记住，别说动刀、动叉手忙脚乱，就是餐具放在什么位置也没个对的时候。有一次用餐还没结束，我与一同吃饭的李老师去邻座跟朋友打招呼，回到自己的座位一看，我的食物、餐具没了，可李老师的还在，我问他这是咋回事？他说，一定是你刀叉摆的方式错了，服务员以为你吃完了。李老师告诉我几种摆放刀叉的方式，哪种表示什么隐喻，可今天说起此事我还是忘了，于是我的朋友常常对我说，看来你真的是不太讲格调，我说我哪是不讲格调，简直就是没格调。

我不会打领带，只会系纽扣，西装的纽扣常常系不对，去酒店吃饭碗下的外罩不知交给谁，随手就搭在椅子上，也记不住拿高脚杯的位置，与人碰杯时，不能根据对方的身份瞬间找准高低的位置。没给官员开过车门，没给美眉夹过菜肴，整个一个刘姥姥混进大观园。唯一有用之处就是反衬了那些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优雅之人。

几经折腾，我发现这些极有格调的红男绿女有时并不着调，他们在餐桌上大谈美食文化，与某某名人在哪个私人会所吃过鱼翅、熊掌，喝过法国路易的“祖宗”（对不起我忘了是十几），有哪个当红的明星过来给他们敬酒。这些有格调的人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从索马里海盗到达尔文达尔文，从文物行情到埃及旅游遭受重创，张嘴就来。说完了天下，说自己，每周要打两次高尔夫，缓解应酬的压力；听一次高雅音乐会，陶冶情操；看一次美剧，提升审美情趣；买一本《读者》，坚持读书。说完了自己说孩子，孩子更有格调，母语都不标准了，在美国读硕士，毕业论文答辩都是用英语（要是用陕西话那就是读西北大学了）。

这样的人的格调老夫不配，别说我没有闲钱消费奢华，就是有钱了我也绝不用这些东西来填充自己的外在空间。当然这也不是个钱的问题，人家英国的强盗打劫银行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先生，不许动，马上把钱拿出来。”拿到了钱，逃跑之前还摘下帽子，说声“谢谢”。当然，这是个笑话，但英国人真的讲格调，流浪汉的行李中都有几本书，这说明人家的格调是习惯。我们的习惯在公共场合往往看不到，自由独处的时候才毕现。我喜欢一个人骨子上的真格调，我讨厌装腔作势的瞎讲究。明明与我一样张嘴“吃、吃、吃”不分的舌头，硬装着港台发嗲的格调，真让人反胃。

人生最大的格调就是真诚，无论社会多么纷乱，人际关系多么复杂，都要实实在在，在权贵面前不巴结，在名流面前不自卑，在美女面前不猥琐，在大款面前不自萎。只要你的内心阳光，即便是吃地沟油的命，也有资格忧国忧民，即便一生经历最大的场面是孩子的婚礼，也不影响你内在格调的优雅。就如诸葛亮出山之前是山野匹夫，可三国时代准的生命格调高于他？

杂俎

让温暖蔓延

王佩

人，一撇一捺，简单却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我经常在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究竟该如何定位自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从我们的身边流过，我们感知到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得到了什么，没有答案。具体的东西实在太细小，让我们甚至在具体的时间里忽略它的存在，然而，这些细小的东西却是组成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当刻的我们何以忽略这些细小的存在，可是回顾人生，它已然镶嵌在了我们的脑海之中，构成了我们的记忆！

今晚饭后，我一个人无聊，本来找个电话亭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走路不稳的老奶奶，一看就知道她的身体很差，走在马路上很危险。我本能地走过去扶住她，问了她的住址，她说不远，于是我决定送她回家。可是，走了很久，依旧没有到达。夜越来越深，再三确认之后，我发现这位老奶奶住的地方其实很远，而她却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妥当。幸亏这时有一位热心的阿姨帮助我。当我们从老奶奶颠三倒四的言语中知道了她女儿的电话号码后，我们将这位老奶奶送上了出租

车，并打电话给老奶奶的女儿在达到的位置接奶奶。老奶奶在上车之际，拉着我的手就是不放，硬是要我陪她，她想让她的女儿当面谢谢我。

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虽然在寒冷的夜里我搀扶着这位老奶奶走了近两个小时，手已然冰凉，但是我的心是热的，开心的。送走了老奶奶，阿姨告诉我，老奶奶的女儿在电话中说老奶奶患有老年痴呆症，我这才反应过来。

生命很脆弱，却因为爱的存在和牵绊变得坚强。爱很伟大，因为付出和奉献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阳光和温暖。

没有留下联系电话，然而，在我的心里，这件事会一直让我记忆，因为从这件事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活着的意义：不放弃，不畏惧！

当我们因为爱和关心而付出时，生活同样在无形之间回馈着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坚毅和刚强。我好开心，因为今天我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好事，虽然没有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却得到了一颗心灵的喜悦，这让我更加确信：付出其实就是一种获得！

让温暖蔓延，在生命中……



秋峰红叶(国画) 武玉润

漫步

浮生与星光

——读高杨《理想花》商臻

TVB剧集《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几乎每个看过电视剧的观众都不会忘记那张惨白的面孔，却很少有人能说出高杨的名字：黄文慧，更少人知道她的悲与欢、笑与泪。她写周星驰电影里的女谐星“石榴姐”苑琼丹，写了苑琼丹最初横下心来扮丑时一心“真想死”的痛苦，写她男友病逝上午送葬下午就回到片场搞怪耍宝的敬业。最后铿锵有力地总结：“石榴姐的那条石榴裙，因为实至名归，所以显得分外妖娆。”她会在九旬高龄辞世。从旧上海演到香港的女演员红薇的作品年表中敏锐地发现，她一生最高产的一年，是丈夫英年早逝。一家老小都等着她养家糊口的1952年，那一年，她足足拍了十四部电影。这需要慧眼，更需要一颗柔软的心。

在《烟灰色的绝代佳人》中，她回顾了叶德嫻的演艺生涯，着重写了她收放自如的演技。当叶德嫻已经半退休多年，而在这篇作品见报后几个月，叶德嫻主演的《桃姐》热映并横扫港台主要电影奖项，这位老牌女

星重新大放异彩，着实让人折服她的眼光。

当然她也写那些超级巨星：邓丽君、梅艳芳、木村拓哉、拉尔夫·费因斯、安东尼·霍普金斯……写的是明星，也是命运，更是人生，起落浮沉，聚散离合，在他人的故事里，我们读到了自己。

两星期前的一个清晨，我站在香港尖东那条著名的星光大道上，身边每个游客的姿态都是相似的：低头慢慢走过，一一辨认镶嵌在这条数百米大道上的一颗颗星星旁边的掌印和名字。说起来，该是源自英文star的“明星”一词，是多么准确地说明了所谓明星在大多数人生命中的位置：彼此以光年为单位的遥远距离，撞入我们视网膜的璀璨常常是几亿年前的闪烁，星星虽不像太阳，一旦失去，地球上立刻万物凋零，但星空并不是不重要的——星空让仰望它的人内心一小片地方温暖亮起，星空是夜幕下寻找方向的指南，星空是计算历法的依据。回望自己的青春编年史，用来标记岁月的，常常是某几张曾为之心动的面孔，某几首听得心醉几个小节的前奏就足以让时光倒流的歌。

就像高杨在《木村拓哉：每个人的青春》最后写的：“偶尔回头，那张年轻的脸和清透的心都在对着你笑，那是木村拓哉别无可二版的青春，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曾经被星空蛊惑的人，都会懂得。

连载



张彬彬 著

明最澄澈离太阳最近的天空下。

此举包括：地球最高的沙子泉、索南达杰遇难地的太阳湖、淡水咸水共生的鲸鱼湖、阿其克库勒湖、阿雅克库勒湖、白象山、桃湖、围山湖、向阳湖、岗扎日、多格错仁错错、东温河、世界除南极、北极外的第三大冰川普若冈日冰川、双湖、班戈、纳木错、拉萨。最诱人的是，平均近五千米的高海拔，使这一区域成为人类“生命的禁区”，但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我们到那里不是去探访藏民，而是去探访藏羚羊、藏野驴、藏牦牛。我们到那里不是去瞻佛转经，而是去膜拜高原上的火山、冰川、湖泊、草甸、荒原、火山遗迹、喀斯特地貌，以及大自然造化的一切神秘。我无法确切地说清，西藏对我意味着什么，可只要提起她，我

就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

苏东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进藏！”我知道，他强调的最后一次，是在说，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旅行。直告告诉我，可以错过星星，错过月亮，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我对苏东心怀感激，承蒙不弃，愿意带我结伴同行，我要背水一战，排除万难，把这次穿越进行到底。

出发前夜，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同学电话过来，说：“知道你不怕死，青山处处埋忠骨，可还是奉劝你，好自为之。”可恨的乌鸦嘴。我说：“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老板的玩具 10月5日早晨，我们的战骑，驶上高速公路。我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坦途皮卡，车轮到我的腰部，很高大，很雄壮，很有气势。坐上车，真的太舒服，座位都是超大的，后排座位像张床，坐三个人都很宽松。车举架高，像我在西藏搭乘过的军用大卡车的驾驶室，视野开阔，真是太棒了。我们在北京停留两天，一是改装车，减震需要更换抗震的，90升的油箱改成170升的，每辆车还买了6个30升的油桶，这样才能保证在保护区里汽车不饿肚子。再就是到三夫户外买装备。几个队友仿佛进了免费店，看到什么可心，就让店员往结账台上堆，鹅绒裤、鹅绒袜、毛袜、户外鞋、帐篷、水杯、头灯、帽子、零下50摄氏度睡袋。小三子、由哥和福民各买了两万多元的东西，已经准备充分的三毛、苏东也各买了上万的东西。

由于消费额度大，店主赠送给大家一些旅行用品，我借大家

光，得了两个户外多用帽。

这次的队友都互相熟悉，他们都是一起玩越野、玩房车、玩汽艇的。

我弄不懂，老板们总是这么玩，他们的公司谁来经营？他们说，经营到了一定规模，四梁八柱都构建起来，什么岗位谁干什么都有安排，老板只负责重大事情的决策就可以了。

大本营——花土沟 10月7日我们从北京出发，随后的几天我们经内蒙古、甘肃，然后，西出阳关，奔向探险大本营。一路的戈壁荒原，以为花土沟一定像沙漠中的绿洲，花团锦簇，鲜花盛开。可到这里，看不到绿色，看不到花朵，高寒干燥，沙土扬尘。入住若若大酒店，我办理手续时，见到当地人最急于问的就是：为什么叫花土沟？